





第一二五二册

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本冊目次

簞墩文集(二)

明程敏政撰……………一

第一二五二冊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篋墩文集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六

篋墩文集

別集類五 明

提要

臣等謹案篋墩文集九十三卷明程敏政撰敏

政字克勤休寧人年十餘歲以神童召對試

瑞雪詩及經義各一篇詔讀書翰林院官給

廩饌咸化丙戌以一甲二名進士授翰林院

編修官至禮部右侍郎弘治十二年主會試

欽定四庫全書

篋墩文集

為給事中華吳劾罷卒贈禮部尚書事蹟具

明史文苑傳所輯明文衡新安文獻志諸書

已別著錄敏政學問淹通著作具有根柢非

游談無根者可比特其才高負氣俯視一切

故議論或不免偏駁如秦孝正祀典畧黜鄭康

成祀於其鄉論五行欲以竈易行之類於義

皆為未允又新安黃墩為晉新安太守黃積

所居子孫世宅於此故以黃為名自羅願新

詳校官編修臣李堯棟

中書臣劉源溥履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鈴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磨錄監生臣陳燦

安志朱子文集所載皆同敏政乃稱黃本篋

字因黃巢而改遂復稱篋墩為之作記且以
自號其說杜撰無稽亦蹈大言欺世之習其
他徵引故事往往恃其賅貫不加詳核因而
舛誤者尚多集中詩至數千篇亦率易居多
頗乏警策然明之中葉士大夫侈談性命其
病日流於空疎敏政獨以博學雄才高視淵
步其考證精當者亦多有可取要為一時之

欽定四庫全書

皇朝文集

冠冕未可盡以繁無廢也敏政別有篋墩文
粹二十五卷為其族子曾所編類已多所刪
削此則其自訂之全集云乾隆四十四年二
月恭校上

總纂官_臣紀昀_臣陸錫熊_臣孫士毅

總校官_臣陸費墀

篋墩文集原序

文之見于世者惟經與史經主道史主事載道之大易
書詩春秋禮樂備矣書與春秋雖亦紀事而道固存焉
及其漸晦則孟子擴之又晦則韓子發之久而愈晦則
周程張朱諸子大闡明之自是而後殆無所復事乎作
者紀事之大自左傳遷史班漢書之後惟司馬通鑑歐
陽五代史若朱子綱目則取諸春秋亦以寓道而非徒事
也道無窮而事亦無窮故作者亦時有之若序論策義

欽定四庫全書

皇朝文集

之屬皆經之餘而碑表銘誌傳狀之屬皆史之餘也二
者分殊而體異蓋惟韓歐能兼之吾朱子則集其大成
故雖未嘗極力于史之餘者而觀其所論議則可知已
歷代以來忽于考據者多失之疏略而不該于用淺于
造詣者多失之支離汗漫而無所歸紛紛藉藉以就于
浙盡泯滅之地無怪乎其然也吾友篋墩程先生資稟
靈異少時一目數行下英宗朝以奇童被薦入翰林觀
中秘書用經學及第讀誦常至夜分遂能淹貫羣籍下

上其論議訂疑伐舛厥功惟多及研究理道求古人為
學之次第久而益有所見而于朱子之說尤深考覈自
以為得我師焉賸探隱索註釋經傳旁引曲證而才與
力又足以達之雖皆出于經史之餘而宏博偉麗成一
家言實諸今日殆絕無而僅有者也顧中遭忌嫉晚罹
奇禍經濟之用不能盡白于世其所自見不過進講經
幄及于儲宮校正綱目預修續編之類而已若全梓所
刻卷帙所錄家藏而人誦自都邑以徧于天下貽之後

欽定四庫全書

望嶽文集
原序

二

世則雖巧詆深嫉亦惡能使之無傳哉功名富貴固士
之所不道予獨慨先生年不及下壽雖所謂文亦未竟
其所欲為者耳先生之文有望嶽諸稿共百有餘卷沒
之七年為正德丙寅其門人輩摘而刻于徽州名曰望
嶽文粹論者以為未盡其選越明年丁卯知府何君歆
暨休寧知縣張九達王錯徵于其子錦衣千戶璵得全
稿焉將并鈐諸梓以示來者而璵請序于予予與先生
同舉京闈且同官甚久偉其為文悼其不大用以沒故

為天下道而因以附吾私云先生所輯有道一編心經
附註詠史詩程氏宗譜貽範集望嶽錄新安文獻志休
寧縣志共百餘卷別行于世皇明文衡瀛賢奏對錄宋
逸民錄又百餘卷藏于家不在集中是歲三月既望光
祿大夫柱國少師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
知制誥同知經筵事國史總裁長沙李東陽序

欽定四庫全書

望嶽文集
原序

三

望嶽文集原序

欽定四庫全書

望徵文集卷一

明程敏政撰

青宮直講

大學

大學

大學是古者帝王教人的所在即如今國子監便是這一本書是孔子遺留下的專記古者帝王教人之法故名大學

欽定四庫全書

望徵文集卷一

大學之道

古者人生八歲上至王公下至庶人之子弟都入小學教他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到十五歲自天子之長子衆子公卿大夫元士之嫡子與凡民之俊秀都入大學教他修己治人之道如下文所說便是

在明明德

明是教人用工明德是天所賦於人之德性以具衆

理而應萬事本自虛靈不昧如明鏡一般但氣稟有昏濁又與物欲蔽了則有時而昏如明鏡被塵埃遮了一般人須要力學用工重新明了自家明德如明鏡去了塵埃一般方好所以大學第一件要明明德在親民

這一箇親字宋儒程子說當作新字舊本錯寫了民是天下之人天下之人也都有這明德但為氣稟所拘物欲所蔽昏了若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

欽定四庫全書

望徵文集卷一

使天下之人除去舊染之污也都自明其明德所以

大學第二件要新民

在止於至善

止是住在箇處所不運動的意思至善乃事理當然之極凡人行事極好處便是至善若能明明德又能新民這兩件又不可苟且便了須是都達到至善所在所謂至善必須一箇天理之公無一毫人欲之私方是所以大學第三件要止於至善這已上三件

是大學一書之綱領

知止而后有定

止是所當止之地即指上文至善說定是志有定向人若能知道至善所在方才志有定向如射箭的知道正鵠一般

定而后能靜

靜是心不妄動既志有定向方才心裏有主張不肯

妄動

靜而后能安

安是所處而安既心不妄動方才隨所處而安無有不自得處

安而后能慮

慮是處事精詳既所處而安方才處事精詳不肯粗

略

慮而后能得

得是得其所止既處事精詳方才止於那至善所

欽定四庫全書

大學文鼎
卷一

三

在

身脩而后家齊

身是一家的根本人能脩治自己的身什件正當無一些差錯那一家的人為父子兄弟夫婦長幼的便看著樣子都去學好家無有不齊的

家齊而后國治

家又是一國的根本家既齊了那一國的人便看這一家的樣子也都去學好國無有不治的

欽定四庫全書

大學文鼎
卷一

四

國治而后天下平

國又是天下的根本國既治了那天下的人便看這一國的樣子也都去學好天下無有不平的自物格而后知至以下七句是大學八條目的功效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

天子是指人君人君代天理物便如天的兒子一般庶人是指百姓每這至於兩箇字包著諸侯卿大夫士在裏面壹是解作一切言上自人君下數到百姓

每貴賤雖有不同一切要以脩身做箇根本

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

本是指身末是指家國天下否是不然的意思人的
一身既不能脩便是根本上亂了却要使家齊國治
天下平決不可得

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所厚是指一家所薄是指國與天下未之有是說無
此理一家有骨肉之親國與天下羣臣百姓多是疏

欽定四庫全書

東坡全集

五

遠的人自然較薄些若一家骨肉分上既待的薄了
却望他去優禮臣下愛養百姓必定無此理自天子
以至于庶人與這一節是說八條目中修身齊家兩
件最為緊要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這兩句詩出在詩經商頌玄鳥篇邦畿是京畿地方
止字解作居字詩言京畿地方周圍有千里之廣乃
百姓每所居止的去處引此以見凡百事物都有箇

至善當止的意思

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

這兩句詩出在詩經小雅緡蠻篇緡蠻是鳥聲丘隅
是山高樹多的去處詩言緡蠻之聲的黃鳥這等微
物都知道做巢居止在那山高樹多去處

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子是孔子孔子讀這緡蠻兩句詩說黃鳥微物尚能
知道尋箇好處做巢居止人為萬物之靈豈可反不

欽定四庫全書

東坡文集

六

如這禽鳥知所當止乎引此以見大凡人不可不知
箇止至善的意思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

誠意是學者自修頭一件事毋解做禁止自欺是自
家欺諉不肯著實曾子解經文說誠其意者這一句
只是要人於心上發動時便著實為善著實去惡常
常禁止那自家欺諉的意思

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

謙字解做快字足字凡惡惡如惡那惡臭一般著實怕染些惡在身上好善要如好那好色一般著實要得那善在身上這等自家心裏方才快足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獨是指自家心裏說好善惡惡著實與不著實只是自家心裏曉得別人不曉得所以君子的人於這等去處必要謹慎不可一毫放肆

小人閉居為不善無所不至

欽定四庫全書

聖學文集

七

閉居是沒人看見處小人在那沒人看見處為惡無一樣不做出來

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

厭然是皇恐要躲藏的模樣小人在背地裏幹了那不善的事及至見君子的人不覺皇恐躲藏要遮掩惡處顯出他那善來

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

視解做看字小人的模樣人都看出來便如看見他

肚裏肝肺一般這等小人枉費了這一段詐心有甚麼益處

此謂識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中是心裏外是外面這獨字即是閉居沒人看見處曾子說這等小人心裏著實為惡自然露將出來所以君子的人以此為戒雖是沒人看見處愈加謹慎不敢一毫放肆

故訪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

欽定四庫全書

聖學文集

八

訪是俗語曾子引俗語說那溺愛的人偏不明他兒子雖有不肖處也不知道只是說好

莫知其苗之碩

苗是田苗碩是茂盛的意思俗語又說那貪得的人偏不足他那田苗雖是長得茂盛了也不知道只說不大茂盛

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這一句是總結上文之意言身不脩不可以齊家蓋

身是一家的根本一身既壞家裏諸事都做不成了
右傳之八章釋脩身齊家

右是前面說大學傳的第八章是解釋經文中脩身
齊家的意思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
子而后嫁者也

康誥是周書篇名赤子是初生的子曾子引周書說
人君保愛百姓當如保愛初生的子一般又解說道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聖訓文集

九

那初生的子飢便思乳寒便思衣只不會說話那為
母的把至誠心去求他雖是有些不著那赤子的意
也不遠了不曾有人學了養子的法才去嫁人的可
見慈母愛子的心是出于自然所以那赤子雖不會
說話以誠心求之也得其意何況百姓每會說話的
若反不得其意只是不曾把誠心去求他

一家仁一國興仁

人能使一家之中都孝順父母盡了仁的道理則一

國的人看著様子自然孝順父母而興於仁
一家讓一國興讓

人能使一家之中都敬事兄長盡了讓的道理則一
國的人看著様子自然敬事兄長而興於讓

一人貪戾一國作亂

一人指君說若為人君的不仁不讓只要貪財所行
違背于道理則一國的人不肯心服便生出禍亂來
其機如此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聖訓文集

十

一國的人仁讓本於一家一國的人作亂本於一人
其機括所係如此

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

所以古人說道一句言語說的不好便壞無數的事
一箇人行得好便能安定一國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

堯舜是古時兩位聖君堯舜在當時倡帥天下以仁
愛的道理因此那百姓每都依從著他也興於仁愛

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

桀紂是古時兩箇無道之君桀紂在當時倡帥天下以暴虐的事務因此那百姓每也都依從着他以暴虐相尚

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

人君施號令於天下要百姓每都為善自家却不好善這便是所令反其所好天下百姓豈肯信從他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后求諸人

欽定四庫全書

聖賢文集
卷一

十一

有諸已是有善於已君子之人要教百姓每為善須要自家先有這善行如自家能孝父母敬兄長方可責人去盡孝弟事

無諸已而后非諸人

無諸已已是無惡於已君子之人要禁百姓每為惡須要自家先沒有這惡行如自家沒有不孝不弟的事方可去正那不孝不弟的人

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

人若自家身上藏著不善却要教別人為善自家藏

著惡却要禁別人為惡這便是不恕不恕的人曉喻

百姓每能遵守號令決無此理

故治國在齊其家

這一句是總結上文說要整理那一國的百姓必先要整齊這一家的人可見齊家是治國的根本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

詩是詩經小雅南山有臺篇樂是懼喜的意思只是

欽定四庫全書

聖賢文集
卷一

十二

助語詞曾子引詩說可喜可樂在上位的君子便是百姓每的父親母親一般

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

好是喜好惡是憎惡曾子解詩說百姓每心裏所喜好的是飽煖安樂君子之人都順著他的心常恐奪其所好百姓每心裏所憎惡的是飢寒勞苦君子之人也都順著他的心不肯把可惡的事加與他

此之謂民之父母

君子之人於那當好的當惡的都順著人心如此是愛百姓每如愛自家兒子一般所以百姓每愛他亦如愛自家的父母一般以此見得為人上者不可徇私情好惡拂逆了下頭的人心

康誥曰惟命不予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康誥是周書篇名命是天命曾子引康誥說只有天命去就無常全看人君所行如何又解書說人君若賤貨貴德所行都是好事則人心歸向便得了天命

欽定四庫全書

皇朝文集

三

若貪貨敗德所行都是不好的事則人心離叛便失了天命這一節是言上文引文王詩的意思

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

楚書是楚國史官所記的書楚書說晉大夫趙簡子曾問楚大夫王孫圉說你楚國的寶物如何王孫圉對他我楚國不以金玉為寶只是賢臣便當做寶舅犯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

舅犯是晉文公的母舅晉文公做公子時出亡在外

其後他父獻公薨逝了秦穆公勸他歸國舅犯教文公對說出亡在外的人無可以為寶只以愛親為寶若不能孝思其親且去爭國圖利便不是了這兩節申明不外本而內末的意思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

秦誓也是周書篇名一个是挺然獨立的意思斷斷是誠一的模樣技是材能休休是易直好善的意思

欽定四庫全書

皇朝文集

四

秦誓說如有一个挺然獨立的大臣為人誠一也無別樣材能只是他心裏易直好善無比的有度量容得人

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

彥聖是有美德的人不啻猶言不但若大臣見那人材能的便像他自家有這材能一般見那人有美德的心裏著實喜好不但像口裏稱道他這等實是

他度量寬洪能容那有材有德的人

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

利是利益若任用了這好賢樂善的人必能保我子孫常享富貴保我百姓常安生業如此庶幾有益於國家

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達之俾不通寔不能容

媚疾是妬忌若大臣見那人是才能有才的專一妬忌

欽定四庫全書

皇朝文集

十五

憎嫌他見那人是有美德的便與他不合阻隔他使他到不得君上的跟前這等實是他度量窄狹不能容那有才有德的人

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殆是危殆若用了這嫉賢妬能的人必不能保安我的子孫與我的百姓國家豈不危殆

唯仁人放流之進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放流是發去遠方便像而今流罪一般進是斥逐的

意思曾子又說只有仁者之人曉得這嫉賢妬能的人最為國家大害深惡痛絕他務要發去遠方斥逐到外夷地面去不容在中國恐怕貽害於人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

曾子又引孔子這兩句言語說只為仁者之人至公無私所以他愛的惡的都得其正如斥逐那妨賢病國的小人便是能惡人小人去了君子進用百姓才得安樂便是能愛人

欽定四庫全書

皇朝文集

十六

中庸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

舜是古時聖君知是人的見識孔子說舜是箇有大見識的聖人非常人可及

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

邇言是淺近的說話惡是說得不好的善是說得好

的舜雖是聖人他心裏常喜懼咨問人人的言語雖是淺近也喜懼去審察不肯輕忽說得不好的便掩

匿了說得好的便擄揚於衆以此人都喜把那善言告與他

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

兩端是衆論不同之極致如小大厚薄之類人的說話雖是好了其中却有兩端不同處舜又把這兩端的說話自家酌量看那箇合乎中道然後取用他其斯以爲舜乎

這一句結上文說這等取衆人的見識合爲自己的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堯舜文集

見識若非大舜聖人誰能如此

右第六章

前面說的這一段是中庸第六篇書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

罟是網獲是機檻陷阱是坑坎這三樣都是人設下掄取禽獸的辟是迴避孔子說人人都自家說我有見識其實常不知不覺陷在禍機裏面也不知道便

如禽獸被人趕逐在網裏機檻裏坑裏全不知道迴避一般豈是有見識

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擇是揀擇的意思期月是一箇月孔子又說人人都自家說我有見識曉得揀擇尋究那大中正日用常行的道理却不知這道理既曉得了須要守著行若行時不能持守得一月之久便與那不曉得的一般豈是有見識這一段是將那知禍而不知避的人比那能擇而不能守的人都不得爲知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堯舜文集

右第七章

前面說的這一段是中庸第七篇書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

均是平治的意思孔子說天下國家人情不齊最是難整理的若資質明敏的人他立起紀綱定起法度來使人人遵守奉行天下國家便也可以平治了故曰天下國家可均也

爵祿可辭也

爵是官爵祿是俸祿爵祿最是人難捨的若資質廉潔的人見上頭人待得他禮貌不誠或是言不聽計不用便飄然去了不愛他官爵也不受他俸祿故曰爵祿可辭也

白刃可蹈也

白刃是鋒利的刀劍最是人難犯的若資質勇敢的入他或遇著國家有些危急骨肉有些患難便捨了身命向前去救護就在刀劍上過也不肯躲了故曰

白刃可蹈也

中庸不可能也

中庸是日用常行恰好的道理若凡事都處得停停當當無一些過處也無些不及處便叫做中庸看者雖是容易其實非積學工夫到那極處無有一毫人欲一圖都是天理的人如何做得蓋三者看者難其實易中庸看者易其實難故曰中庸不可能也

欽定四庫全書

聖賢文集

九

右第九章

前面說的這一段是中庸第九篇書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

孝是孝順父母孔子說帝舜他是箇大孝的人與舜常人孝順不同下面說的五件便是他大孝的事

德為聖人

大凡人誰不要有賢子惟帝舜他有聖人的德性無所不通天下人都不如他豈不是大孝

欽定四庫全書

聖賢文集

十

尊為天子

大凡人誰不要有貴子惟帝舜他以聖德受天命帝堯傳位與他為天下君豈不是大孝

富有四海之內

大凡人誰不要有子致富惟帝舜他有天下了自西自東自南自北四海之內都做臣妾都來貢獻他豈不是大孝

宗廟饗之